



鲁迅年谱

(增订本)

第三卷



鲁迅年谱

(增订本)

第三卷

鲁迅博物馆
鲁迅研究室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写说明

一 毛泽东同志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海婴同志上书毛主席，提出关于鲁迅著作的注释、出版和研究工作等方面“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编写一部观点正确、材料丰富、翔实可靠的《鲁迅年谱》，毛主席作了“立即实行”的批示。我室成立后，即遵循上述批示精神，认真作了研究，并着手编写这部《鲁迅年谱》。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量掌握能够得到的材料，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力求使这部《年谱》能体现鲁迅的光辉形象、不平凡的一生和思想发展过程。

二 为了说明鲁迅是在什么情况下或何种历史环境中从事革命工作和创作的，以及他的思想发展变化与客观环境的联系，在鲁迅本事之前均列有跟鲁迅直接间接有关的时代背景（中外大事记）：一八八一至一九一八年，均列于每年之前；一九一九至一九三六年，均列于每月之前；与鲁迅生平和著作有关的具体背景，则编入本事。

三 鲁迅生平事迹和所有著作及译文（包括小说、诗歌、戏

F456.03

剧、论文、杂文、散文、散文诗、序跋、附记、按语、启事、广告、辑录校勘的古籍，等等）一律入谱；书信、日记有选择地入谱。入谱的著作和事件，凡知其年月日者，均按时间顺序入谱；仅知年月，不知日期者，入于本月末；无月可据者，则考订到季；仅知年，而又无法考订到季者，则入于本年末。凡写作时间不可考者，按发表时间入谱。写作时间见于作品和日记，如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者，根据考订后的时间入谱。

四 对鲁迅著作，一般的每篇均写有题解（包括文章写作的背景或针对性、思想内容提要、编者简评以及其它有关材料），说明鲁迅的思想状况及其发展变化，供读者参考。

五 为了便于读者进一步研究，除时代背景外，对本谱引文和所据资料，均注明出处；见于日记的，一般不加注释。与鲁迅有关的人物、书刊、社团仅作简明的注释；有关的考证和分歧说法，则在注释中加按语予以说明。为了补充说明谱文的内容，还插入有关的图片，以供参考。

六 在书末附《鲁迅著译年表》和与鲁迅有关的人物、书刊、社团、教育活动的简表及笔名录等。

七 本谱引用的鲁迅著译，系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至五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鲁迅译文集》、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和《鲁迅日记》；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开始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和其它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书信。

八 本书编写：

1. 一八八一至一九〇二年三月以及一九〇九年八月至一九一二年四月的谱文由姚锡佩执笔；一九〇二年四月至一九〇九年七月的谱文由江小蕙执笔。

2. 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的谱文初稿，由北京师范学院鲁迅书信注释组李允经、张建业、马畏安、黄一欧、吴宗蕙、王志民、史有为等撰写，由李允经、张建业修改；武汉大学中文系皮远长、南开大学中文系张铁荣参与了部分修改工作。后由李允经、陈漱渝改定。

3. 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的谱文草稿由高启明执笔，陈漱渝、江小蕙修改；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的谱文由王积贤执笔，姚锡佩统稿。

4.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的谱文由林志浩执笔。

5.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谱文由潘德延执笔；一九三六年的谱文由陈鸣树、王德厚执笔。

6. 在以上分工负责、执笔、修改以后，全书又经集体讨论、修改，由潘德延统一体例规格。

九 周建人、唐弢、戈宝权、孙用、周海婴、常惠、林辰等对本谱的编写给了很多指导和帮助。王瑶审阅了自一八八一至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的谱文初稿；杨霁云审阅了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的谱文初稿，都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

十 吕福堂、荣太之、张杰、赵淑英、叶淑穗、左瑾、皮远长、颜雄、李文儒、张铁荣、于万和等参加了本书的讨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十一 本书编写之前，在编写的目的、体例、内容要求等方面征求意见时，一些对鲁迅有研究的同志和有关单位提出了宝贵意见；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提供了有关资料；特别是上海《鲁迅年谱》编写组还将已经编出的《鲁迅年谱》初稿提供我们参考，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十二 编写《鲁迅年谱》涉及的内容广泛，我们限于知识思想水平，难免有许多错误，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作进一步修订。

鲁迅博物馆《鲁迅年谱》编写组
鲁迅研究室

一九八〇年二月



1928年3月16日摄于上海景云里寓所



1930年9月17日摄于上海



1933年5月26日摄于上海



1933年5月摄于上海

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十六年 丁卯) 四十七岁

十月一日 国民党政府在南京设立最高教育、学术机构“中央大学院”，任命蔡元培为院长，杨铨为行政处主任。

十月十九日 蒋介石支持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等与汪精卫支持的湖南军阀唐生智等开战。

十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在上海创刊，每周出版一期。编辑委员会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组成，瞿秋白为主编。该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封面曾用过“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中国文化史”等刊名，共出五卷四十二期，于一九三二年七月终刊。

本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被查禁，随后改名为《无产青年》，在上海秘密刊行。

同月 《语丝》周刊在北京出至一百五十四期，被张作霖查禁，发行该刊的北新书局亦被封。已编好的第一百五十五、一百五十六两期改在上海出版。此后自第四卷开始，由鲁迅在上海接编。

同月 郭沫若由武汉辗转抵沪。创造社后期成员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由日本弃学回国，相继抵上海，投入革命文学活动。

月底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崭新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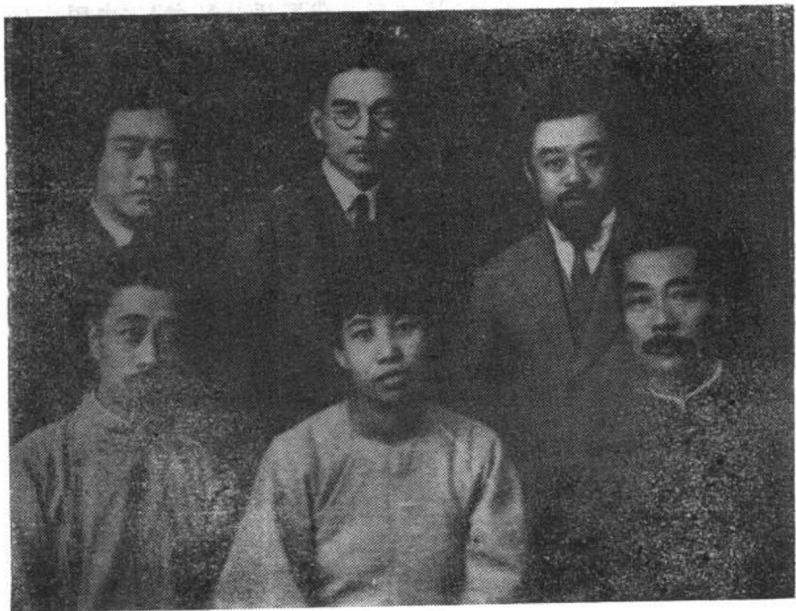
十月三日

午后同许广平抵上海，暂寓爱多亚路长耕里（今延安东路一五八弄）的共和旅馆。从此定居上海，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下午同许广平前往北新书局访李小峰、蔡淑六^①，并邀三弟周建人同至陶乐春夜餐。饭后归途中在北新书局门市部取书刊数种。晚间，林语堂、孙伏园、孙福熙来访，谈至夜分。

^① 蔡淑六，江苏无锡人，李小峰之妻，协助李小峰经营北新书局。

十月四日

1. 与周建人、许广平、孙伏园、孙福熙、林语堂合影留念。



鲁迅、许广平抵上海后与亲友的第一张合影

2. 致台静农、李霁野信。对即将出版的《小约翰》及《朝花夕拾》两书的封面和插图，提出处理意见；并告昨日抵沪，暂住旅馆，两日内拟往西湖一游，再定何往。后游杭计划未能实现。鲁迅在十二月十九日致邵文熔信中说：“弟初到沪时，曾拟赴杭一游，后以忙而懒，天气亦渐冷，而彼处大人物或有怕我去抢饭碗之惧，遂不果行。”并感慨地说：“离乡一久，并故乡亦不易归矣。”

十月五日

1. 第一次往内山书店买书。该书店为日本人内山完造^①所开设，在北四川路魏盛里（现四川路一八一弄内），一九二九年迁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现山阴路）。仅十月份，鲁迅曾九次到内山书店，买书二十五本，计五十余元。内山完造后来回忆说：“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种种书，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我女人进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宴乐安路景云里××号去。’……我立即就问：‘尊姓？’一问，那位先生就说：‘叫周树人。’‘啊——你就是鲁迅先生吗？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从那时候起，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开始了。”^②又据许广平回忆：“因为居住的近便，鲁迅每每散步似地就走到魏盛里了。内山书店特辟一片地方，设了茶座，为留客人偶叙之所。这设备为一般书店所没有，是很便于联络感情，交接朋友的。以后鲁迅乐于利用这一设备，几乎时常地去，从此每去必座谈。”^③鲁迅与内山完造在交往中逐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内山完造后来说他能与鲁迅有着十年亲密的交往，是他“一生的幸福。”^④

2. 晚同许广平往全家福赴李小峰夫妇邀宴，同席还有周建人、郁达夫、王映霞^⑤、潘梓年^⑥、许钦文、孙伏园、孙福熙等七人。

① 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社会活动家。一九一三年以来我国，在上海经销药品。一九一七年先由其妻内山美喜在寓所兼营书店。一九一九年结束药品经营，专营内山书店，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停业。一九四七年返回日本。鲁迅在上海十年中，在该书店购买了大量书籍，并通过书店代为收转信件以及会友、座谈。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严重和“一二八”战争时，鲁迅曾到内山书店避难。新中国成立后，内山完造曾多次访问我国，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一九五九年应邀前来参加我国建国十周年庆典时，病逝于北京。著有《活中国的姿态》、《上海漫语》、《上海风语》、《花甲录》等。鲁迅曾为他的《活中国的姿态》作序。

② 内山完造：《鲁迅先生》，见《鲁迅先生纪念集》。

③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内山完造先生》。

④ 内山完造：《花甲录·昭和丁卯二年追加事项》。

⑤ 王映霞，一九〇八年生，浙江杭州人，当时为郁达夫的女友。一九二八年十月与郁达夫结婚，后离异。

⑥ 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哲学家。当时在上海北新书局编辑《北新》半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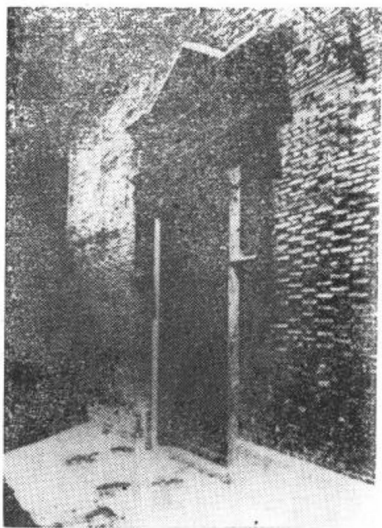
十月六日

往周建人寓，并同往附近看屋。

十月八日

从共和旅店迁往景云里寓，与许广平同居。据许广平回忆：“旅店不是长久居住之处，乃与建人先生商议，拟觅一暂时栖身之所。恰巧建人先生因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住在宝山路附近的景云里内，那里还有余房可赁。而当时文化人住在此地

的如茅盾、叶绍钧^①，还有许多人等，都云集在这里，颇不寂寞。于是我们就在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八日从共和旅店迁入景云里第二弄的最末一家二十三号居住了。”^②鲁迅后来致友人信说：当时“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罢。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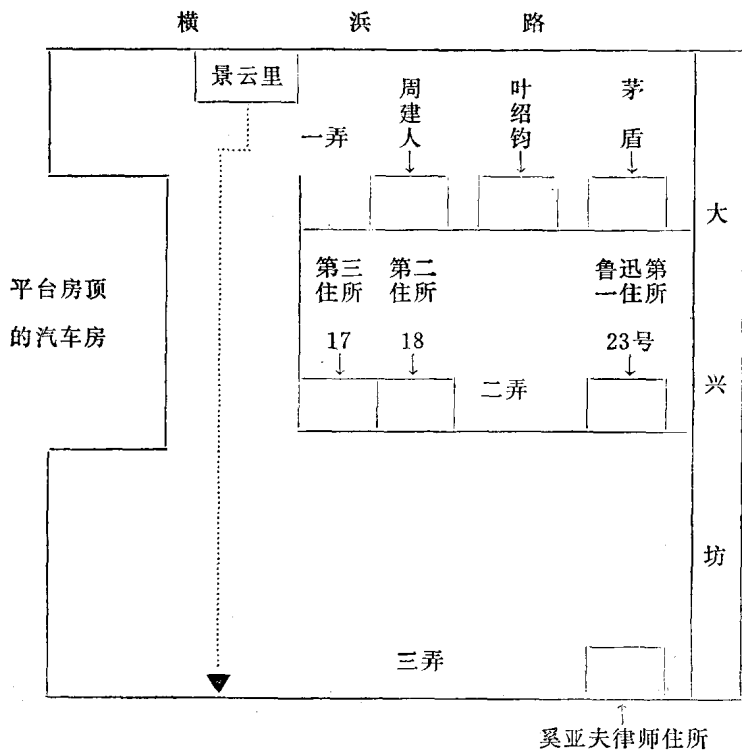
鲁迅寓所：景云里二十三号

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③从此鲁迅与许广平共同开始了在上海十年的战斗生活。

① 叶绍钧，一八九四年生，字圣陶，江苏苏州人，作家、教育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解放前历任大中小学教员，曾编辑《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中学生》等刊物。解放后曾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著有童话集《稻草人》、长篇小说《倪焕之》、短篇小说《隔膜》、《水灾》等。

② 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见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汇报》。按：鲁迅居住景云里期间，曾三次调换房屋。鲁迅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致廖立峨信：“现在我住在‘宝山路，东横浜路，景云里二十九号’”。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日记：“下午移居里内十八号

屋”。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日记：“晚移至十九号屋”。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中所载的门牌号与鲁迅所记不尽相同，许说“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八日，从共和旅店迁入景云里第二弄的最末一家二十三号居住”；“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移居到十八号内，并约建人先生全家从一弄原来的住处搬在一起”；居住了五个多月后，“听说隔邻十七号又空起来了，鲁迅欢喜它朝南又兼朝东，因为它两面见到太阳，是在弄内的第一家，于是商议结果又租了下来”。搬到十七号内，仍从十八号门出入。文中并说：“鲁迅日记所载的门牌号数可能有笔误。因为我记忆的门的样子和周建人先生他们说的完全一致，和王世菁编的《鲁迅传》也一点不差。想来旧痕还在，不致错误的了”。当时景云里住宅的方位图如下：



鲁迅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二日迁往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北川公寓）。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直至逝世。

③ 鲁迅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信。

十月十日

由周建人陪同往访茅盾。据茅盾后来回忆，他于八月中旬由牯岭回沪，寓景云里。为躲避南京政府的通缉，在寓所蛰居写作，整整十个月。“十月八日，鲁迅搬到景云里来了，住在二十三号，他家前门正对着我家的后门。过了两天，周建人陪鲁迅来看我。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他去厦门大学路过上海的时候，郑振铎在‘消闲别墅’请鲁迅吃饭，我是陪客之一，当时只寒暄了几句。这一次见面，我们谈得就多些。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居住在景云里，却未能去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我谈到了我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的失败，鲁迅则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大家感慨颇多。他说革命看来是处于低潮了，并且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表示不理解。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再教书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①

① 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回忆录（十）》，见一九八一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

十月十一日

往浙江兴业银行访问留日期间曾资助出版《域外小说集》的